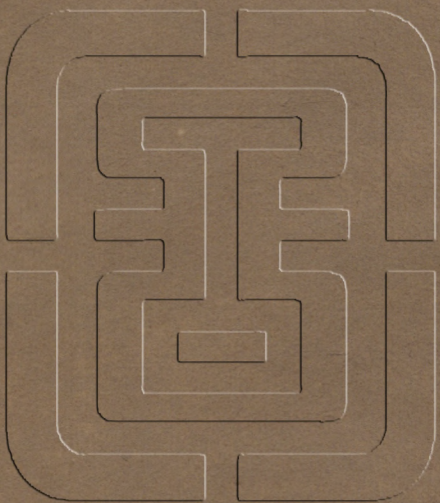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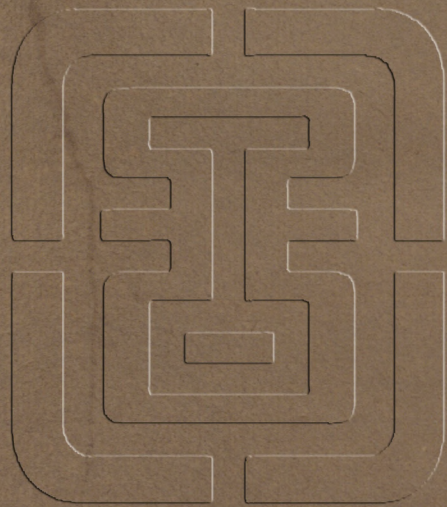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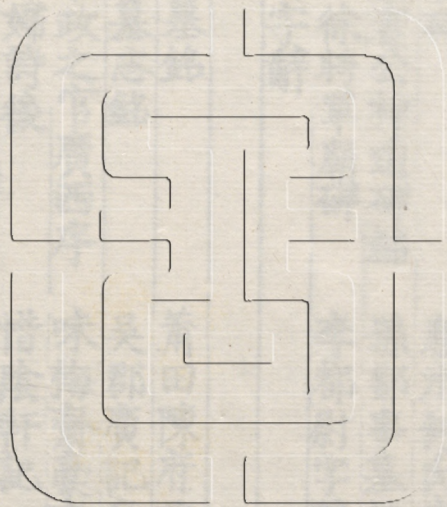


宋學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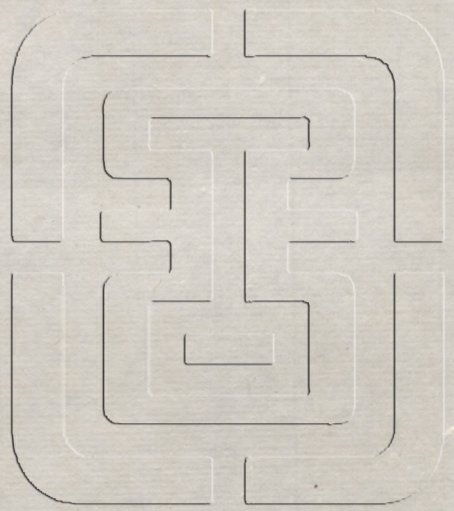
一四











宋學士文集目錄

朝京彙目錄

卷第一

臨濠費氏先塋碑

徐知府墓碑

景祐廟碑

惠州何氏先祠碑

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

孫都事墓銘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李都尉字辭

馮都督字辭

卷第二

李同知墓銘

莆田陳府君墓銘

戴府君墓志銘

吳郡廣記序

送李叅政之官廣西序

味梅齋臺序

題吳節婦詩後

惜陰軒記

贈李子真序

怡養堂記

錢唐沈君墓志銘

謝節婦傳



經畚堂記

鷹房總管王府君墓志銘

贈夏安禮序

朱葵山文集序

姑蘇林君母墓銘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文右相像贊

題張勳和陶詩

王宗普像贊

卷第三

送東陽馬生序

泉州總管米公墓銘

玄潤齋記

金陵杜府君墓銘

會稽陳君墓志銘

莆田方時舉墓銘

嚴陵汪氏家譜序

平陽林氏祠學記

蒼雲軒銘

拙庵記

送王文罔序

樗散生傳

南海高君墓銘

方氏譜序

太古正音譜

嚴宗奭小傳

危雲林偽贊

讀書箴

卷第四

葛孝子詩序

周君墓銘

敦睦堂記

連槐堂銘

李疑傳

題壽昌胡氏譜後

贈鄭院判序

送陳庭學序

周知縣墓銘

柳氏二節婦傳

番禺蒙氏譜序

送會稽金生序

遜畊軒記

毛德玄傳

臨海方府君墓銘

新雨山房記

送李生序

持敬齋銘

眞白堂銘

贈張致中序

傳幼學字說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默齋銘



卷第五

長州練氏義塾記

林氏詩序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恭題 御製勅符後 正心堂銘

周節婦傳 竹塢幽居詩序

靜學齋記 遜允師省母序

徐夫人墓銘 蕭田黃府君墓銘

上海夏君新壙銘文 真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叢桂樓記 王指揮像贊

蘇都事伯夔像贊 景定諫疏序

贈浩然子叙引 桑仁卿傳

送王明府之官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朝京橐目錄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一

朝京橐卷第一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親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勲烈迺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為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廣白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原侯既而復謂賢豪之生基德累仁必繇于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璧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原侯曾祖妣季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為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于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宰木飛揚燁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謂余曰吾世齒恒祗至于吾躬遭時遇主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江淮



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閩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  
 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 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為列侯  
 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  
 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為鄉邦所稱宏  
 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虛茲欲歌頌先德敷揚  
 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  
 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為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  
 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遺德為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為臣子  
 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為漢沛豐維時費侯驅乳廟  
 雄壯馬長矛為 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刻露壁維除及和

一舉而踣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魏魏建  
 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邦 帝庸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  
 軍聲轟轟四方震驚蠢彼偽吳假息于蘇愚弗量能自干天

誅將命以行以翦以剗獲其大醜歸寶質鈇 帝德如

愈久而晰孰倚冰雪以託弗拔何閩何浙何勅何劣如朽  
 之折如藩之撤閩浙既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  
 奔或降追則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 帝嘉治平曰

誰之功鐵券冊書錫爵命邦鳩鳩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  
 榮迨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于江夏江夏之  
 先嚮壁是子苟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曰塔小子無良祖考

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薦奠以致孝享大  
 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粒祀陳豆奠筆擊鼓駭駭焚幣燁燁  
 費侯克孝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為社稷

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為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勲  
 既崇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于朝孝以于家繼德無愆蕚  
 楛是荷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皇上卽位之十年詔曰光祿卿徐興祖慎事小心在朕左右  
二十又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教曷以致斯其準恒制  
寵贈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 詔贈其大父餘慶中  
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景福中大夫鎮江府知府祖妣朱氏贈  
德人妣高氏贈淑人興祖既祗奉 制書告于墓下復謂余  
曰吾祖父世有醇德祖之事稍遠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  
父而已吾父之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  
不若吾子之知則遂忘矣苟不托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  
知所自敢以累執事馮余與興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  
為建康人國初易建康為應天府今為應天之江寧人公諱  
景福字某諱餘慶之子諱守禮之孫平居愿貌寡言事親先  
事揣意取其歡欣兄眉壽析產出居朝夕往省問其缺之及  
所好而饋進之並市肆備百物以通時之有無不過求銖兩  
息遇人不問長少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

垂首幾欲及膝久之然後起與俗無怨聞喧訾聲輒引避人  
告以求利則曰苟足可矣非敢求也或尤其太同則曰誠以  
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為善士公既以此自治  
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  
聚寶山府丞墓側妻卽淑人高氏祔焉高氏柔嘉有則年若  
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人長紹祖次卽興祖次敬祖興祖  
淳篤遜謹由尚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大夫為

上所信任賜以弟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謹飭  
習禮欽復擢為從仕郎掌醢署丞曾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  
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為善者觀於徐公可以知  
勸矣乎銘曰天博而穹厥聽孔聰善祥應殃咸以類從孰嚚  
不知訾其幽遠奔不為善其胤卒殄有察其然善集于身身  
或弗昌昌在後人懿惟徐公耆善忘利豈必多言躬行於事  
純孝篤誠于父子兄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譽聞稱公誠善



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厥子如何冰潔璧溫玉食是司以奉  
聖君帝嘉舊勲俾長光祿金帶朱衣其儀甚肅殿門嚴嚴不  
敢顧瞻退食于家默無一談 帝曰尔賢祖父善教錫  
以峻爵以勸忠孝廼贈徐公守彼鎮江徐公有父佐于鄉邦  
制書煌煌丹壘如日宰木祠垣燁然動色鄉鄰歎咨始實弗  
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為徐公有善子食其報人孰非公賢者  
是效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域字真夫其先閩  
人後徙明奉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以剛毅稱居鄉  
黨遇歲飢發私廩以賑餒夫所活以千計里有昏喪貧不能  
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為招師儒使就學焉邑  
人咸德之既没皇祐二年遂作廟于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  
必相率趨禱滅火愈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祺徐寶泛海

值風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于空中應之俄  
而火光如斗墜檣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  
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舟師追其後將及見  
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懼而退是夕提領海舟張公裕夢  
神人帛鞞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  
公之績制封文惠侯賜廟額為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  
者相枕民禱公公降于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  
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于公頃  
之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遺蝗亦皆自投于海木不  
為災至正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民會天風揚沙晝晦不  
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  
至廟若聞弦誦聲驚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蝶集  
里巷螫民膚即死民神事之迎置于廟公復降于廟巫手搢  
殺之蒼羞卓在明汪敬行等列其事聞于朝二十六年加以



昭烈之彌 皇上有天下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于天非人所  
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公彌為故義士祖公之神每歲  
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為恒制敬行之第敏學復謂公  
自宋初至于今四百年功烈及于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昭  
霽焯美垂之無極甚非事神之道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  
于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  
獨能惠其鄉既死數世復能濟其君于艱難而保鄉邑之民  
於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歌也已其詩曰

斗牛之南大海堦羣山禪萃植翠壇乾霧坤秀鬱不宣篤生  
祖公維俊賢庖眉虬髯高兩顧右握寶刀左屬鞭指揮豺豕  
立殿前晚辭天子歸林泉傾萬金貨振顛連聞人急難刺在  
肩有弗能極食不咽曰生施惠靡遑平死為明神叅化權籙  
攸肆雷焚氓屢揮唾沃之不敢煽颶風掀浪欲拍天漁舟葉  
沈立以旋火燄如日隋檣端手提白骨出重淵鑿輿待南濟

大川追者十萬犬羊羶身率以君將樓船赤幟塞島虜愕然  
璽書褒忠禮弥虔坐秉躬圭冠貂蟬癘鬼跳踉民告瘡以藥  
投井飲輒痊飛蝗被野禍大田神氣一噓舞翩翩如蛾赴火  
積成山立使凶歲為有年海盜操矛口垂涎揚沙撲面懾以  
還退奔相蹂行踟躕鉅蝶為妖木如鴛家趨巷祭陳豆籩以  
掌擊之民害蠲邑民戴公綬以安歲時扶携謁廟門清醑在  
觴几蒸豚鍾喧鼓考雜管絃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看衛  
者千來如旋風止如炬碩民欲去不忍言民拜頤公母我捐  
俾未如茨柔蛇蟠疾害不作福祐絲公名不朽同坤乾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基仁累善何能自  
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其祖而  
弃蔑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若山東行  
中書省叅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



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藻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  
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鄒氏母  
葉氏皆封廬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  
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教少偉然有志當元  
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攜亂公為小官即請而討之  
已而解惠州之圍遂叛將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  
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  
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  
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  
為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  
州歲乙巳九月賊挾竄訪司副使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  
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  
年制授公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

皇明兵平江

西

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

上嘉公保民

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  
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融之盛  
由於先世既於東完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復與弟迪  
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櫛公猶未憚於心乃以  
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斥所有私田百餘頃為義田世俾  
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  
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癯有以養之  
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為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來請銘嗚呼  
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  
有所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  
於勢足以為而不為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  
數十世而其事曾不一二見也惟公奮自韋布夷盜保民鎮  
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效順戢斂干戈為民請命使粵



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及始孝于祖宗惠及族人所踐  
而言允可為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  
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勲著之  
樂石以為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領粵南在嶺之  
外猖豎嘯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太藩請行  
天誅迺戈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我守邦鞭門疾呼鼠拱以降曷以褒功躋于左轄巨鉞良弓  
左旋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勲以顯忠孝祖考榮  
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  
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勲元哀不君公其我臣公  
曰吁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為汝請命赫赫大明沈沈  
仁聲震于南溟勢無全城公束干戈載封板籍錦鞞龍函獻  
于京國 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 重瞳屢回

大江之西岱宗之東祿食十年執政廟堂寅畏恭勤鬚鬢盡  
白 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入我德何為祖考之惠幸  
以弗陳豐湖之西有第奕奕玄楹文牖旣蠲且血亦有土田  
被憮包原重標荐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  
休敢恤吾嗣池有穹厓圃有嘉蔬以魚以菹丹荔清醑剖豕  
擊羊來烝來嘗孫子咸臻有雛鴈行或授以罍或奠以簞登  
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具禮全陳几布筵孰為弟昆孰為子孫  
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指四體靡  
寧奈何一身曾莫胥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尔昧弗通我學  
爾迪尔有災害我則戚之或有燕曰則慶樂之我有爵祿我  
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祐豈無鄙夫爵祿是荷惟家之肥  
遑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尔後  
人惟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憫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子吉昌官內廷遷監察御史俄起山東按察司副使昌將行詣瀛泣曰先公薨于斡盜盜有義先公者具棺葬于斡水縣鳳凰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將服跣走數千餘里瀕死者數矣遇  
今上克斡始獲至詢斡人啓棺北還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而昌又獲祿食于朝皆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先公之忠旣載在元史惟是墓道之碑未有刻文敢惟先生是請翌日濂以聞 詔曰然星吉之忠朕實知之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字吉甫河西人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朵吉之曾孫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代國公改封涼王柳思吉朵兒只之孫贈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國公改封邠王柳思吉之子其先三世以言語材藝事太祖憲宗世祖為怯烈馬赤譯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曾祖妣倫徹徹祖妣阿規妣順祖皆授其夫封國為夫人改封王夫人公兄弟六人於次為三少騫然不可犯武宗時召見便殿嚴怯烈馬赤事仁宗於潛邸仁宗即位雅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祐七年十二月授承直郎中尚監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尉十人專道而行行監尚御用物公謹持出納不可勢屈中官貴臣手無符勅絲毫不放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同脩起居注命龍慶州達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賜鈔三萬貫為聘資寔得眷近公每侍側中外利害乘間進說無虛時泰定帝元年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直大夫丞帖木迭兒紛更朝政御史大夫倒刺沙狼據中臺公奮章勅之朝廷凜然



畏公三年七月陞朝列大夫引進使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進侍儀使階朝請人大文宗天曆二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治書待御史時大夫阿思見蘭海涯有能聲公至萬口移譽於公大夫聲頌寢詔賜衣一襲上尊二朋鈔五千貫至順元年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轉茲剔穢煦其朽枯境內帖息三年二月復拜治書待御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中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告闕僉擇其良以公為之一道稱治明年徵拜大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權倖肆橫法滯不行公操其紀綱風追雷斷不問誰何姦軌帖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太府卿太府近且貴莫敢鈎覈閣豎攘竊歛散無籍吏緣為私公較擿隱蔽立簿計數吏畏若神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綉之屬萬五千緡悉責償之知崑山州事管某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詭報歲灾帝命公察

情否初道童以廉正治其屬官不能堪故誣之且倚前翰林學士阿魯恢為援公驗得其狀以聞卒坐二人罪三臺交章薦公五年二月特授資善大夫大都留守仍兼太府卿益虔於職談其美者日以上聞帝曰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三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帝幸太府見公所為條法精密諸箴皆盈有黃金束帶之賜時微雨公立階下命待臣取御服油衫加公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庶馴豕暴變幻百出每視省臣臧否以為叛服公禁戢內兵勿擾其境布約敷惠化其悍猾效貢奉職比於近縣十二月以中政院使召還六年六月賜金虎符轉海西遼東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哈口万户府達魯花赤十月遷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闕卿再入大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祿大夫七年十月遷宣政院使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官



恬吏怠漫無倫紀公至擇剛明御史行十道糾劾貪邪疏按  
寃滯憲司隸卒盤據為害者甚衆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  
卒更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宋丞相荆國王公墳寺  
寺僧世守既久視為已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官官將以  
盜論事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耶即歸山  
于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裔孫效民田羣訟不決公問寮屬  
曰秦檜何人僚屬以姦臣對公閱檜傳大厲其狀者檜之誤  
國千載有餘戮矧茲遺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公之明  
決皆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注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  
聽輒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鴟敢擊鳳耶奏杖御史脫脫  
丞相與御史有連街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  
廣地並江北威順王寬徹不花田獵蹂踐稼穡起廣樂園萃  
名倡巨賈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閻啓右扉入公  
公引繩床向中門坐叱閻曰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烏可以

小門入我閻懼告王乃啓中門導公入公拜謁畢起言曰王  
帝室之胄與國同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悅婦女以為  
民病臣竊為王危之王投几降座執公手謝曰非公不知此悉  
罷其所為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  
于官寘僧于法由是民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真一等起汝  
穎蔓延湖湘間勢甚熾時武備久弛公咨于衆或以老將鄭  
萬戶有材略對公乃令募士兵繕城池脩戈甲起鄭屬以禦  
賊事賊聞有備遣其黨千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誣也鄭  
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百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為大  
司農平章和尚受賂繫鄭而釋其縛綬之明年正月賊乘  
懈襲武昌六百人自內為應城遂陷中人泣曰星吉平章在  
吾屬豈為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帝喜賜食及錢三  
萬貫脫脫不悅奏為江西省平章政事員外置吏卒趣遣之  
官至江東有詔會浙江平章政事不顏帖木兒南臺中丞鑿



子海牙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開省太平募  
人間道持羽書走江西徵兵未返而賊焰漸逼調廣德寧國  
之兵僅一百五十人賊踰百萬衆皆沮懼公曰勿憂彼賊我  
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疆壯為兵初行臺募兵人給  
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後者逾二千人公曰可矣  
即環甲冑二千人鼓行沂江而上四月與賊黨戰池州斬首  
數萬復其城至魯港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  
拔柵夜遁去又復銅陵蒐其黨得二千餘盡戮之復遣裨將  
陸行遇賊白馬灣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率兵躡其  
後及于白湄賊窮列陳迎戰公麾左右策馬雜射薄其軍擒  
偽相周驢賊潰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  
之賊溺死者蔽江江水為白由是道稍無阻已而賊擾池公  
率衆至池遇五游騎于苦竹嶺斬其二鞠賊安在聞其衆三  
百屯貴池龍之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趨之

賊陳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槁有三酋一乘驢二躍馬突前  
挑戰乘驢賊驍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  
再發再斃二酋後師乘之賊弃城走其散卒千餘焚掠縣西  
鄉公復追出境賊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戶王  
惟恭禦之戰方酣麾舳舻從旁橫擊賊破走乘勝進望江清  
水灣屋三日偵者告賊舟四百順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  
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偃旗伏橫港中風急水駛賊舟  
不得泊奄忽雷過過且盡命舉旗掣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  
不能弓官軍奮擊遂敗之禽卒二百獲其舟艦器械甚衆進  
克建德縣時賊久圍安慶聞其黨敗而蠻子海牙亦且至焚  
營解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澤公欲攻之  
而江州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資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  
而自駐番易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廣江浙  
多故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月餘所將兵日衰耗困疲財



粟亦且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日賊知公兵食俱竭帥人船載葦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戰死且盡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大呼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忍害輿置密室中明旦少蘇賊饋食公臥叱去或以刃脅公降公罵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為爾獲命也何謂降為大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命言畢而絕時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察御史夔夔等請褒其義乃贈今官而謚忠肅云公先娶卽脫歡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女俱封趙國夫人子男子五人曰刺哈咱識理公卒後特授榮祿大夫利國監太鄉曰吞兒麻八中大夫僉遼陽行樞密

院事其三卽吉昌初名達尔麻識里

上賜今名曰寶

山曰寶座女一人瀛昔論次元史未嘗不歎其敗亡之易由於內外壅絕將相非人使然也當亂之始興誠得數萬之兵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撲滅而顧依違不斷養致大累其中自有足任如公者又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果敢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投千百未試之卒轉戰湖江間復城破邑懾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立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懼宜乎 皇上褒其後入而以銘文命瀛也其辭曰

朔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為忠肅公偉貌長髯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闈壹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三宗登于顯融正色厲言以折姦凶旣司行臺亦尹京邑貪邪宵遁鬼神晝泣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掄姝烝黎告瘠公聞感頰盛服往謁以笏畫地再拜辨說弛其嚴



威謝以巽辭予實無良非公不知盛極而弛孽生釁起帕類  
持戈蔓延千里公駭而咨聘帥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召予足  
馬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巖巖一蹴而破民泣且號吾實不辰  
公如在斯豈為盜人當宁載詢亂實誰致稽首告言權臣喪  
氣公喪其氣彼斥公身朝辭暮行禦寇魁群公曰予家世承  
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兵二十以義為勇盜雖如林逆  
不能衆既復池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晝凝左馘右禽  
轉戰日亟扼江湖咀以掃南極氣吞逆雛奈力之痛孰謂猛  
帛制于群狐人或謂公盍往它所公曰受命死則于此烈焰  
燭雲勢無全軍志在誅夷罵聲益振群酋羅拜來饋飲酒叱  
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相贈王封以愧苟生  
豈惟當時愈久愈著元廟既隳公尚有子公子克孝  
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惟公至忠  
天子至仁  
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  
皆為儒毋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  
所不通善雄辯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  
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  
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  
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  
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植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  
豪俊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  
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  
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  
語君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甚悅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

上心

上愈嘉重以為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



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  
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江海間盜賊憑結  
非君莫可治

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

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  
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黠蠻狼  
嗥廟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踞皆下諭以  
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為虜粉語

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  
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  
是投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  
者練為兵時時肄習之技其服衆者為長有寇則率以禽寇  
事罷散歸為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  
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  
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

郡晚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材能者見方戰爭勝負

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材者  
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童君  
溢葉君琛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  
自以仕元耻為它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  
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  
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劉君無以荅遂巡就見君賓酒與  
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凝滯劉君乃深歎服曰基  
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  
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二月苗特賀甲

李乙叛嚴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  
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君事賀李知其本  
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  
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飲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



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尔食卒怒持劔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

上賜吾

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

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

上卽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

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

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

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

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且為君憾也君所為詩若干卷門

人蔣敬編次傳于世銘曰

元李政亂盜若蠡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

輔之惟羣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劔鋒陛前論事

聲震鏞

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

嘉別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誑君持節總兵戎疋馬三矢報

一弓徐行直火如涉空羣酋禁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燧燧

口宣檄告峻頑兇敢有弗俊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

有如魚脫置拔諸水火哺殮饗莫徭內蝕據崇墉乘其不備

諫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叱月月為

東義不負國徇以躬游竟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矇大

軍四來若雷春祈骸解願殲彘死事上聞

帝哀恫贈

官復戶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

嗇名譽豐脫令耆艾登其公死而無聞鬼猶憐取彼弃此孰

織洪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玄化施陽歛陰日月為之却行山嶽

為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靈理勢則然也

今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



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為神巢民奉之甚謹

事聞于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

山為廟祀焉擇清脩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為洪武癸丑九月大駕幸廬龍時

與權已化去詔德輝普廟室樹名木且勅改廬龍為獅子山德輝等承

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左殿堂門廡畧具咸以為斯廟與國同

興將軍之功格知聖主取取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

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弁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

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鼙鼓

龍旗敵城頌頌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褫其魄軍聲如霆日

無全城一日十勝斬寇率平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

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

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

翔作鎮于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冷風

如水都人來觀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于鬼神都人

來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佐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

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洞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

化工時清歲康黍稷不芒都人薦奠黍稷豆觴人神相依其

德弗惱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子駙

馬都尉棋初棋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

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棋既而子棋請曰棋之名實

定於先生棋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



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惟幄決  
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  
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鄼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  
於連姻 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  
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棋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  
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棋之為義為祥  
為吉子棋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  
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

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

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  
如漢蕭何匪惟執政昨以大國冊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  
矣職則大師左右 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臣交  
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  
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

衣其儀記都出入金門不敢咲譁遷遷公子交趨執諾都尉  
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  
尉之名曰棋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  
况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  
肅白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  
弘訓敬以承棋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棋天罔  
爾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我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  
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滿之隆冠于  
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  
蔚乎其盛矣 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

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惟幄率多江淮之人  
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



定遠人初從

上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

昧時不幸早卒及

上既位追爵為公命其子誠侍

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罷郢公職累建大勲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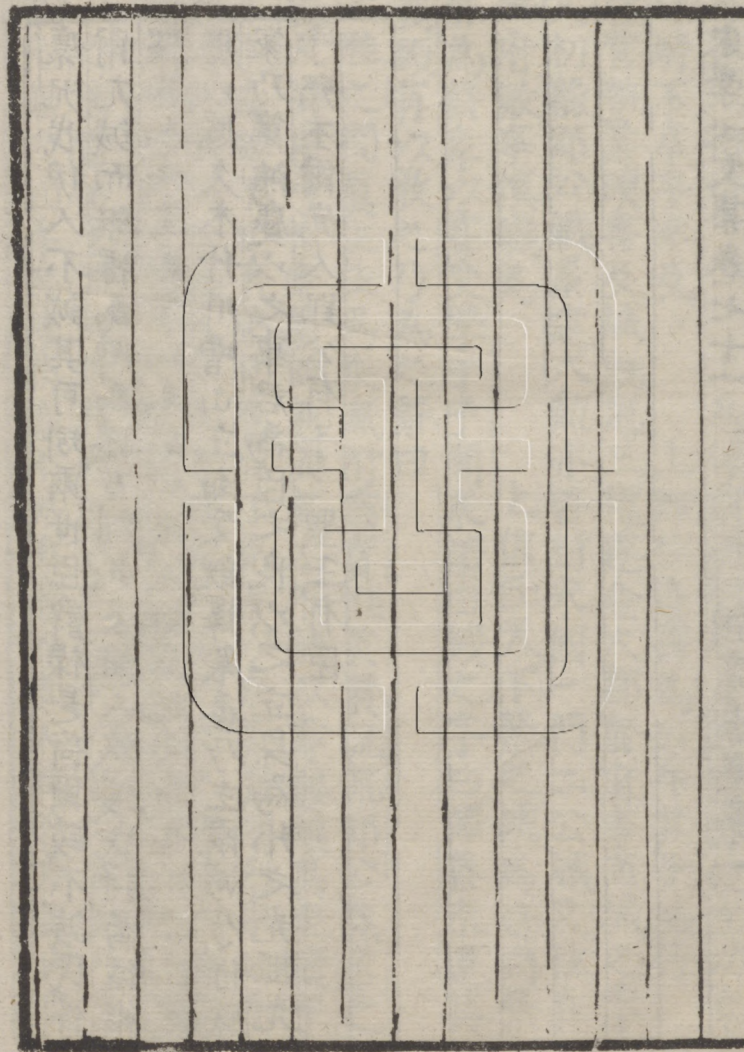
上信任天下榮之誠馬好問學

能為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為之辭曰

江淮之間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席之姿大劔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驎萬里償于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聲烈烈宋公為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為子為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天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鬱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光無愆四序靡瀆苟或不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

瘼况我伊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為僻為諂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絕而弗為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光于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聖王有臣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二

朝京橐卷第二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李君墓銘

元李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而完及今

起兵之士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溢與

三君並稱者曰李君汶亦龍泉人其舉謀興事不甚相遠其

後三君在國朝為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李君早致其事

以歸是以其功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儼三君則不以其

位也君諱汶字彥父氏為李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

公宜孫討賊數戰數有斬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略使李國鳳

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會賀李

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擾君勒部駐白岩出其不意攻之

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左右夾擊遂誅賀李復

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賜白金孟文綺青田盜葉賢



三燒涌城政和兩縣掠婦女畜產而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  
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掠耄倪遣還其家民德  
君肖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 上卽位君入見于便

殿辭疾乞骸骨 上亦老君遂錫宴儀曹賜罷衣冠帶

金帛遣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壽六十君少讀書  
多智略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贍之不能學  
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為立其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界  
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病則施藥死則給以槨擯民  
苦嫁女育女多弱死君說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  
養之嘗出見群嫗灌苗色饑甚遺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為  
人望之凜然與之語温然久而知其為豁然長者也君曾大  
父諱泰來大父諱僅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  
卒晚娶葉氏二男子渠槩槩為母弟漳後一女適張守成孫  
男四炳允順允齊允忠余與劉君基遊固聞君事及君卒矩

復奉工部員外郎劉君狀趨京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月日  
塋于劍池鄉大運里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為之銘銘曰  
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海恠山妖執父逞兵括有李君實奇壯  
士手麾義旌後者如水左捕右攘朱衣銅章卻而弗居以待  
眞王眞王之興雷轟風行執戕守臣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  
夫一心扼其咽喉執斧磔平 帝念峻功賜金賜爵掃  
除東南罔敢不恪飛龍御天每拜陛前衮亂既息乞身林泉  
帝曰歸乎齒則既多太帶巍冠輝于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  
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揆行考勲以焯以宣遺德在焉彌久  
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畧者宋  
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高有  
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



墓毋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于  
溫陵盧公琦公以文學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騫月  
邁蕭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  
諸生會張潞公翥以脩撰使蕭見君文誦而奇之由是君名  
益著然就有司試即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尔非吾文之  
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  
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于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  
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忘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  
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為祠祀艾  
軒晦庵夾祭三先生復為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  
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為師  
者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為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  
極其慮君日陳經傳為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  
世之為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為憂及既

得位則又頽畏怯縮為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衆矣夫豈  
知君子之為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  
嘗受釜廩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為心其亦異於懷祿  
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  
頽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某山之  
原請銘于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聞君行宜銘乃銘曰維  
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彘豈若夫  
君賤為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訓泣鄉髦如雲聆  
且肄少長斷斷類洙泗化器為良暴更認醇儒為功斯小試  
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求世

戴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胄字養和戴氏台之黃巖人其先在宋季以詩書家  
著稱嘗有顯者自府君曾祖敬老祖天鑑父開孫皆不仕府  
君生十年父稱古賢子事為訓府君指問其父曰此何如人



耶父以賢者應之府君曰某以為神人耳固亦人耶其父異其有志既長闔毅通達學周易尤精推驗測究之法他若醫藥兵刑律曆皆習知之壯歲嘗自奇其才支燕京謁元左丞帖木兒一見語相投留教其子府君時時以計于之左丞每稱善號之曰鵬飛先生言其才當遠致故云將薦于朝府君私歎曰吾以數推之中原將亂矣遂以母老辭歸益攻其舊學曰吾非不欲聞達吾才非不如人然而不得者有命也已而亂果起坦然不憂若素知之者年七十有三將卒速諸子具酒為樂引杯劇飲焚其所為文謂家人言死乃常事何以憂為疑坐而逝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也嗚呼可謂達生者矣府君娶李氏宋將仕郎應叟之孫女子男二建心建則建心為某官女一適某孫男宜詵宜民葬在卒之明年二月廿有六日墓在靈山鄉霓翼大嶺之東銘曰孰揭其衷俾周以通孰闕其逢俾寔且窮始若有為而竟靡

庸維其靡庸乃潔其躬乃洞其終惟胤嗣之隆

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為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為南東最盛歷唐越宋以至于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曰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兩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憲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懋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為摠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開前志之紛乖以為苟不合而責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眾說撫遺事爰煩取要族別類分為序例一以舉其凡為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為總序一以嚴其名為表二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為志八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為列傳若干以見古昔



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  
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可弃者為雜傳附  
焉摠之為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實為外記  
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題之曰吳郡廣記於是數百  
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知府某郡李侯某  
嘉是書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  
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為中  
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叙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  
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  
創為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  
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  
嚴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為封國非  
他郡之比者扒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父以考其事  
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為已任倣史漢

之法損益舊典為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  
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  
身居官取前之人成憲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勾吳  
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大哉余善熊獨能  
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為序其槩俾刻焉

送李叅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  
罰矧今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孰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  
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  
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  
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  
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  
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  
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



夜憂之之不暇奚敢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于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

上所拔

擢任內庭承願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味梅齋稟序

洪武初余奉 詔總裁元史于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後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噓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

方以為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為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乖殊或得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癯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况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為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為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稟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乎

題吳節婦詳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



黃氏事欲為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為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泰菽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或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為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况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為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普之豎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如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和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尔苟徒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為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怠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譽而巧頌胸俟頰色以覲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街長而飾智本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為之莫不窮心力竭思慮目不暇瞬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願乎身若禹益之治澤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



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為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尔君子之所為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為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為今昌齡沈焉而專慤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為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旦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為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為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眾人之事尔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

哉何其寡邈而未之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 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况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為通事司丞子貞涉遠道而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頌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 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弃哉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



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膳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婉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為善養矣凌江劉復初父及繼母具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為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愼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真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有所興起焉

錢唐沈君墓志銘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遷蓋自謂也非所以論儒者也夫自唐虞以來載籍世有欲盡而窮之信若博矣苟得其

道焉一言可用之終身而行於天下奚謂寡要哉然近世師喪經晦為士者以強記多識為高而昧於力行問之則無不知惜之於政則患不能於是遷之言若可信矣吾嘗私病之以為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強記為哉亦論其行與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強記烏足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為身則端為家則和何暇計其餘哉吾以是求士於今之世生者樂與之交不幸而歿者亦樂為之銘若錢唐沈君者固余之所願有述焉者也君諱禮字仲和沈其姓錢唐其所居少喪父母劉貧不能自存挾其弟妹歸金華康氏君獨泣曰我沈氏嫡也我去沈氏鬼安所求食乎願謂弟妹汝善事毋我將求孟飯歲時洒先人墓上勿餒我先人為也母子相抱持慟哭而訣君家居素善書以應四方之求至君益刻苦節縮廣致奇異罕有之書列度左右身處其中晝夜研索遇格言偉論可見於行事者則執筆書之坐石歲久至無虛處每日省觀



期不愧於古人行一善則喜否則若不能自容其家人事之  
終身而不見其悖言戾行其同里之人服之有所爭訟必就  
而取正凡求書於君者覩其色聞其言未嘗不歎以為君子  
人而君常以不得養母為戚元至正中欲徒步往來而浙水  
東西兵亂不果及道頗通而母死矣故君尤過哀焉平居多  
蔬食不啖葷肉祭享之日悲慕如初喪者君尤善教子次子  
新民年十七入國朝由鄉貢進士為太學生君遺書多至數十  
通皆勉之以忠國事上之道瀕終告其長子貴誠猶以孝友  
為言嗚呼是非儒者之行耶君之卒以洪武九年七月十二  
日葬以是月二十日墓在錢唐城西之金固山年五十有一  
曾祖某祖某父某娶王氏能輔君為善二子貴誠新民一女  
適姚某新民嘗從余學經來請銘余嘉君故不辭銘曰  
儒道廣博而周通小無不在大靡窮橫布天下叙一躬得之  
成德推建功彼胡不知許以攻非儒之蔽乃其庸沈君好學

守厥中六經諸子為垣墉聞義則喜善則從敦愿不伐持敬  
恭家化里閭服且宗使躋千位續愈崇抱德孔多壽不豐天  
實齋之匪其凶刻辭昭潛鎮幽宮

### 謝節婦傳

節義入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  
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從而訾其習俗其言陋矣若謝  
節婦者安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大年二十八適郡士鄒  
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  
且子幼莫為計以語覘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  
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養  
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移足忍見鄒氏兒為人奴隸乎已而永  
泰卒窶愈甚覩益無朝夕儲節婦躬力蠶織為布帛易粟以  
奉舅姑忠八歲使就鄉師學節婦縮服食以資束脩禮其舅姑  
不知其貧及舅姑卒鬻所居廬以易槨橫行喪治葬務合儀



則或閔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鄒氏乎然鄒氏我所安也使我食它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鄒氏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為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史官曰嗜慾之性人孰能免我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弃及遇變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使然耶若謝婦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為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如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足以治人也久矣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

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曆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僭以經名十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克舜禹湯文武其臣臯夔益契伊傳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



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碩切切然剝攘摹擬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於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蓄奮之說其意以為經訓是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取退之經奮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逆旅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元武略將軍荆王位下鷹房總管府副總管王府君墓

誌銘

初上即文華堂教育英俊之士余奉詔據席為師

太原王璉繇流寓試山東行中書以進士貢上禮部

上奇其才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俾就學堂中則以其先祖墓銘為請已而除監察御史超山西承宣布政司右叅政復以為言未果為後璉再入為御史除福建按察副使書來請曰璉嘗獲受經有師弟子義先祖之銘不於執事是徵而誰徵願弗辭焉余重違其誠乃序而銘之君諱天錫字良卿姓王氏其先居平陽霍邑至大父徙太原崞州武延之建國鄉曾大父諱仲彰大父諱寧父諱輔直俱善士毋崔氏君少膂力絕人善騎射讀詩史曉其大義恢廓有氣度家有田千餘畝季父欲以硲瘠易其善者君諾諾從其意久之易殆盡卒無一言人以問君君曰季父猶父也子可與父爭耶鄉里少年送君學射君不肯曰射不易學苟非其人祇足助扇翼耳豎子不足教也君居家不問有無日招善已者飲飲醉無虛日既而歎曰丈夫不取封侯佩銀印死蓬蒿下何益跨一馬携長劍入秦遊延安謁元荆王以藝自薦王語合署鷹房總



管府副總管階武略將軍某年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夫人范氏生一子中元天長縣尉一女適汴梁翟鵬孫男二長卽連次琮中以今某年月日葬于某縣某山太史氏曰君子之觀人於其器不於其位以位觀人斯下矣若君之器豈非豁然偉丈夫哉而所得僅若此則連之顯庸于今者非君之餘德也耶來者能勉於德斯善為君後矣銘曰  
黃虬髯兮力扼兕佩利劍方挾長天騎騏驎兮如龍射封豕  
兮殪豕材既具兮善又多位則卑兮吁嗟奈何身不享兮報  
則在後繼自今兮寵光其加

贈夏安禮序

樂昌丞廬陵夏君安禮見余於京師請曰安禮嘗讀古人之文見其聲烈垂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逮矣而每觀其同時之人多托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托得其人而然庶或可以自致而

先生信今之傳世者願有以贈我使得置名於其間俾來世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遭時居位而推之於天下若臯陶伊傅初未嘗自有所著而被其澤聞其風者相與紀載其言語行事以傳其次若管仲晏嬰為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後之能言者反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將相之獲書於史氏者或出於編葦販繒之流或起刀筆介冑漁鹽之間計其人或曰不知書而口不能談豈暇為後世計哉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亦未必托人為紀述而其事愈傳不廢豈偶致之哉亦能盡其職而已故仕無崇卑能盡其職則榮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今安禮思自致於烜赫奚以它人為哉極乎材之所能為充其位之所得為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强者酷虐以立威懦者弛緩以怠事



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顧來世者也使稍却慮深思而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慙且懼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善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恒患無志有志未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澤城知武強赫赫以政事聞民交口稱之繼自于今苟能愈有奮厲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也夫其在安禮也夫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

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蓋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未甫田有朱先生文寔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曰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姑蘇林君母墓銘



姑蘇林君以義請銘其母張夫人之墓其容戚然若有所遺  
余問曰夫人始卒耶則曰吾母年五十有四以元至正丙戌  
二月十三日終今三十餘歲矣然則夫人鮮子孫耶則曰吾  
母生四男曰以仁以義以信以誠二女適某某孫男十有二  
人孫女十人曾孫男女又十人矣非鮮也然則懼其無聞於  
後世耶奚為爾戚戚也曰吾母事吾大父母如子事父敬吾  
父猶大賓撫子與孫也愛而能節以禮其御媪媵也未嘗厲  
言暴色其可稱者甚衆得其人而書之則傳矣吾非懼是也  
吾之所甚戚者吾不忍言也余固問之久之則泣而曰蘇之  
俗嗜浮屠法喪親以燼骨水瘞為貴吾昔無聞知而徇於俗  
卒後六日奉柩化於吳江之東門外遂之垂虹亭觀音閣下  
歸骨焉時未知其不可也于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噫已莫逮  
矣每念及于茲心腑摧裂而不知天地之廣吾身遑遑乎若  
無所容也噫誠莫之奈何矣昔有塋衣冠之禮吾嘗聞焉吾

毋遺衣存吾已卜地於長洲白馬澗南之高景山將以今洪  
武某年月日歸塋所以慰吾心焉耳不合於禮吾不暇計也  
惟先生刻文於墓左以塞吾悲且俾後人毋蹈吾之過焉嗚  
呼先王之禮亘萬世而無弊者揆諸道而合驗乎心而安也  
世遠教微外夷他說得以亂之於是先王之意亡矣然行其  
說者未嘗不安之也而林君獨能惕然不慊于心天性之存  
其何可泯哉孝子仁人欲盡事親之道者視乎林君亦可以  
知慎矣夫人諱妙清林君父名某林君通醫有儒行選為某  
官銘曰  
夫人衣冠葬于是孝子刻辭昭厥美嗟我後人慎由禮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溪吳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于成均伯宗以余友  
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  
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



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欽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盈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虛而外銜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網蒙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綉加焉其始非不眩目疑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咕咕以自銜既得之則又簿卑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為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為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眾人競取之時則弃之競鬻之時則實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弃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寤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叙以贈之

文右相像贊

才優德純山峙玉溫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 聖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沉有謀真路國之裔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儒夫之氣而禡邪佞之竟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題張泐和陶詩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泐文伯自九日間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荆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繼也文伯產江淮間喪亂之



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亦有志者哉

王宗普像贊

以子為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綺紈之態也以子為仙翁釋氏耶何其典時俯仰遊乎方之內也以子為詩人韻士耶何其清竒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為者耶蓋跡混乎三者之中而心游乎埃壘之外此吾嘗謂空同子以古之人而處乎今之世也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二

朝京橐卷第二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三

朝京橐卷三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咤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勝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緼袍



弊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姓名况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為聲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元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瀛少時即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灃以墓銘為屬問公之死已十七年而瀛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寔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學經每日暮酒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尚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于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為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于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未嘉之役不為



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為甌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為屬  
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檮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  
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答而退不能有言其  
知瑞安盜起芻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  
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  
舉學事遂其苟職者易以偽偽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迨  
祿養言輒涕泣事母惟恐拂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  
廢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  
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為文本於理不為浮辭曲辨陳監丞  
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潭  
州駐泊祖治安允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  
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駢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  
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  
卒于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

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  
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  
相及黃孔脩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即瀟國朝卿貢進士能世  
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為誰或哲或  
愚或以微類奔照乘珠及其既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為吏  
侮執有美朱公存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別蠹平徭如  
衡稱物有撓之者正色不屈既典方州亦司儒臺黜士之贗  
誅盜之魁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為政天下猶小彼何弗  
思譬儒為迂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  
銘公告其後昆維爾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尚食其報

玄潤齋記

信之龍虎山為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  
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某以謂學者之來



為求道也不恃以文則道何由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畝為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由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私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卽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為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為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番場兄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為嗣作室數楹於琵琶山之陽扁之曰思堂以奉其先堂之芻糝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後人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某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托之文烏足以知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緝

之力哉乃屬其友鄧君仲脩來請文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閱闕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咸北面師之夫其學之博必非守一術以違世其習禮之本必不弃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為善於學道弘範既述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達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余嘉弘範之所為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為學者法焉

###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遂居之而為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為詩元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起巖為江南行臺中丞見君詩頗掾君君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疝疾夜數驚



君冠帶伏父榻為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睜至愈乃已毋沒服喪得古禮甚聲問日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為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為御史掾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已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人夜失火允恭方醉臥眾怖懾散走無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為出其篋筭寶貨于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隣人陳昂舉室死于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大兒則陳氏絕矣卒為抱匿它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為計君閱之為貸於大賈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却之將山僧為御史所誣夜鼠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父邦入廟

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為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眾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祔焉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煒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曰環珙早卒環承事郎晉相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女適蕭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余交頗久以銘為請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陽為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為所汗况望其極郵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為世勸乎君所為詩凡若干卷



歲于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為文五色有煒孰非公卿接跡交軌彼微其樞樞銷志沮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之加鑿帶之褫所交者心如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起死匪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為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煦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煦之先本儒族至于先祖遭家多艱始屈身為吏卓卓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婺之金華越一年辛丑正月某日榘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

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稱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托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不足以傳煦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為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閔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為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佚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麒左宣教郎父德星母李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嚴故所積鹽得羨餘數千百引以代亭戶負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既而調嵎縣吏縣民誣鄰人盜其先瑩珠君曰珠入土必壞汝先瑩葬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偽為券書奪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



君言于今尹發公歲易粟勸巨室啓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虞下蓋湖廣百餘里漑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民爭決水至相歐擊君曰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爭遂止復有梁湖者漑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墾以為田民病嘆君浚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為會稽縣吏紹興路聞君能辟為掾山陰堞隸塘圯海水禍稼郡公屬君治君役多田家斲巨石穴其中貫以堅木築之歲乃有秋錄事吏關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先廬不決相訟前吏利其貲故緩之不為析君登之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投鈎于地使各取之叔姪悔悟叩首泣謝讓其廬不必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論事民陰受其惠武義民歎誘饑民為亂事竟欲悉捕誅之武義大擾君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狂豎耳餘人果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生者三千餘家義烏徐氏率少年七十餘剪髮為信劫其仇家

既而仇遁其黨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為亂律置之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豈如議者之重耶且剪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中書省以君為慶元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泉還道發會國兵圍城君縋以出間道之會稽遇剪髮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爭具肩輿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卒時告其子皆善言聞君卒者為之歎息君為吏至老毫毛無所私家無儋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為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朝知完縣事次即敬福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縣儒學教諭次即升今為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瑞出後上虞梁氏女一適同郡土克常孫男六人長即煦由太學生為吳王府伴讀擢今官次曰杰烈默熊烝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



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時位焉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為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莆田方時舉墓銘

余始銘莆田方君應元之墓則知方君有二賢子其長諱槐生字時舉尤以文名心固識之後聞時舉以郡守辟為郡校師人尤稱之余愈熟其名而以未及見之為恨然頗自意余官京師去莆不甚遠以時舉之才校師豈足以老之哉余雖耄見之必有日及余引年告歸有以狀徵銘署其後曰文情者則時舉之子省其狀當銘者則時舉而時舉以洪武六年六月六日已死矣及考論其死故編民有怨其郡丞者誣訟

之于部使者辭蔓連時舉已白其誣遣歸及上官疑其獄有賊再逮之時舉恐遂拜辭孔子廟及其先祠遍與朋友訣夜半給其妻子就寢沈井中嗚呼其可哀也乎按狀時舉儒者也少資稟過人受業于進士方君德至及鄉貢進士鄭君棧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十輒為人師善講說為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章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權為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授及國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為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髦士為務恬不以祿薄勢卑動其心嗚呼時舉之所守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嗜義如飢渴蔡忠惠公槩之祠林文節公光朝劉文定公克莊之墓皆圯壞特舉請于有力者普完之其先宋光祿卿偕為郡名人則補之于學官晉江知縣深道墓為盜斃則治而瘞之其族祖族父及外王父母四喪未舉則葬之莆之郡乘自宋南渡以降廢而不脩則陳于上而脩之其家譜謀未



備則備之嗚呼時舉之所為如此豈非君子執時舉謹愨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出言秩秩有章與人交薰然和翼然恭愨然久而不變聞人善則揚之不置有不愜意者必論折之使合理而後已其務德如此而年僅四十有五寧不誠可哀乎與時舉同時之人有學不若時舉文不若時舉言論不若時舉而都顯位享豐祿得上壽以死者矣而天獨窮時舉之身又關其壽豈非命也耶然命者出於天惟君子能安之而小人皆反之安乎命以行而所遇有橫逆者雖夭猶壽也雖賤猶貴也以能全其天也不能安乎命所為戾乎天而僥倖得福者雖壽猶夭也雖貴猶賤也以弃其天也然則時舉雖不獲一命不登下壽而所受於天者白于鬼神而無愧質于聖賢而可徵又何足悲乎辨而銘之所以慰時舉亦以慰其子也時舉娶朱氏故宦揆二子長卽文煇次文烜二女適柯廩璠璠曾祖諱寓孫宋某官祖諱璣翁父則諱應元其世見

應元墓銘茲不著時舉之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銘曰麟或死于斤豚或被繡紋天道勞勞孰知其門命之方也雖賢哲莫伸目昔皆然豈獨乎君君勿尤乎人惟命是信我銘君墳以列清芬以告鬼神以貽爾後昆尚其不泯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為文獻國及秦火之餘廢亡畧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傳迄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慎之也況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為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為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于今七



十有餘世粲如自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而顯于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它族矣宜其譜之備非它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亡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脩譜之為難而脩其身之為難譜或不備其為患小身或不備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禰文王斯二人者身為天下準言語為後世法為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驟興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為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為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備身慎行宣昭令聞以法周公為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為匪彝以辱先者次也苟

宛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為下矣與余交者國子助教中自言為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宣昭令聞者歟其以譜請叙也余故樂為之言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瀾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歲者始歲卒葬于華蓋



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施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憲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晦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千之知南劍州起鰲及其父陽江君配祀卽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焉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慝導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踈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苟授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止者今也立一祠于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踈者可以復

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况於有學以為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為之則其為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氏之嗣人祭于祠學于學而能脩其身睦其親者善為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它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為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蒼雲軒銘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况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交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盖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



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我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  
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  
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為卓我子陵識時  
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  
飾隱以欺是弃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  
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盈握  
或兩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聖不華僅禦  
雨風環皮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  
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龍封衍聖公魯國孔戾希  
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  
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

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斲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  
兔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  
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  
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頰泚人之所諱余  
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咲余不知耻余言之拙  
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  
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緼奧福來榮榮  
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  
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味吾吾以為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  
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為織絲虎豹在後吾以為犬狸吾識之  
拙當為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經躑躅錯綜紛  
披良平不能榮其數游夏不能迷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  
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没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  
無涯宵乎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



腴吾則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為六府合為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肥瘠擇類取巨捐細德脩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為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為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送王文罔序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竒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學者若苻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入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罔承命將還造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為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



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後而質焉

樗散生傳

樗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詞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維禎負氣尚節善為詩嘗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為樗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美不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為材有寸斧尺有尺斧尋惟恐人不已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戚

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所惡乎樗者以其無用也今生脩善藥以活疾疾者有功於民甚博何為以樗自汗哉樗散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為禍吾苟自以為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為妄人矣吾今自以為樗彼亦從而樗我不虞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者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斷斷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祿豈皆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聒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



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為知道者余聞於建安黃仁云

史官曰樗散生之傳不虛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子強漆雕開仕開自以為未信而不願為孔子悅之樗散生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為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樗以不才而壽彼莊生寓言生蓋不取云

### 南海高君墓銘

廣州南海之蟾溪有士曰高君瑛字季卿年六十有四以今洪武十年十月三日卒于家其存時南海人稱其為長者既沒舉邑聞之咸哀痛曰長者亡矣其家子彬居金陵聞訃哭服喪來請銘曰先考之德多彬不能悉舉縱悉舉恐人以彬私其親不之信言之公者莫如衆人衆人知先考者莫於南海人之悉也南海人之稱先考者彬亦不能盡言惟常稱曰

長者長者彬自少聞而熟焉願有以昭之使弗失墜又曰先考居家寬惠愛人貧者有以濟之患難者隨力所至必卹之故人稱長者不虛口惟先生哀焉夫長者之名莫盛於漢或曰以其有長民之德可為人長故云或曰其德和善化人如長養萬物之為故云或曰君子之別稱其義之重如是在漢時大臣惟曹參周勃稱長者萬石君之流亦可為長者其他以蕭韓張陳之功業不得以長者稱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之文章亦不得以長者見稱其不易以許人如此高君一布衣人交口以長者稱之則其德足以化人而然不可以位論輕重也自古國家必以用長者而興蓋其敦厚可以鎮俗和易可以近民其所為若遲鈍而知大體似無能而有遠效非刻薄輩徼目前功者比故賢者貴之若高君者未嘗有祿位且感人若是使稍假之位其功德豈少哉是互銘之以為流俗勸君曾祖某祖寶錄寶錄之兄天祿仕宋李為茶鹽司



舉父與立母黃氏娶李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冢卽彬次  
曰晉蚤死次曰宏女三人二適邵伯齡黃仲賢一在室孫男  
若干人震鄴某孫女若干人彬尚氣節元季嘗集民為兵衛  
其鄉旣而遷金陵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山之原銘曰  
漢治尚質多任長者淳風茂德化成天下長者之化喬嶽大  
川莫知其功生物資焉世頽俗壞小智利口取效目前違恤  
其後我思高君長者是銘告尔子孫維德之程

###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它姓為最先黃帝時有曰明者  
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為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  
王時叔為將伐叛有大勲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  
漢末曰紘者為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弃官徙  
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  
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

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繇九  
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蕭人而蕭之方氏又本閩閩本泉州長  
史達達歙裔也漢祥之孫鼎以國子生仕于朝三轉為通政  
司叅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為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  
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  
南互其大顯非它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為鮮有之  
姓論姓氏者反不孰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  
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  
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  
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八生乎其裔  
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  
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  
者愈多知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  
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



以開後嗣之基豈非賢丈夫哉。竊有學問多才能善為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竊始武昌之方自竊而著其將在斯乎。其將在斯乎。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瓜滌堙鬱而暢適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聞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砾砾乎水合萬整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

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耄乘車曳屣嬉遊。咲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寔久寔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况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顛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



人今為協律郎

嚴宗奭小傳

嚴盛宗奭者會稽餘姚人也其裔於漢隱士子陵家姚江之西性坦質待物無町畦善飲酒然未嘗與庸俗人飲薦紳先生過其門不問識否必邀致其家為具飲之妻子告無貲宗奭解衣付酒家奴持去取酒酒至撫掌曰吾無憂矣傾所有奉客務得其歡不為它日計或勸宗奭仕不應朋曹招與飲酒卽着巾往往輒盡醉而返宗奭作軒于舍西號曰臨清而自號曰客星樵隱且曰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鳩夫汗濁而冒利者喜讀陶靖節詩撫卷謂人曰是翁可人意或疑宗奭樂隱宗奭曰靖節豈隱者哉或又疑宗奭自放於酒宗奭曰舉世無知我者惟酒知我吾與世人言口液乾不領吾意與酒未交口心已相醉故吾得酒寢加安食加旨神充而氣完酒誠我益友何謂放耶疑者愧之宗奭今老矣吾聞於上虞

魏彞仲云

為說者曰吾始讀陶靖節詩恠其喜飲酒而又時時稱嚴子陵之為人以為子陵清苦高勁如喬松秀竹豈飲酒者比哉及求靖節之志固不為酒特托酒以自適耳無害其為同也今宗奭以子陵之裔而又慕乎靖節其事與靖節不甚相類也豈亦靖節慕子陵之意耶非耶且宗奭謂酒為知己其亦有所見而云耶抑有所激耶列之以示好事者辨焉

危雲林像贊

文繼虞歐之盛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譽之而不為喜眾人毀之而若無聞此公所以為大雅之君子傳百世而長存者乎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歲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擊其宏綱衆目咸舉苟弃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弥久卒迷仁恕于民孝



慈于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嗜學克孝不形于言  
已達其要尚虛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三

朝京橐卷第三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四

朝京橐卷第四

葛孝子詩序

清苑葛孝子守德仲謙事母有聞薦紳多其行頌美甚殷其胤  
師曾請序以文余謂孝子云何曰母病痿痺四體莫能屈伸衣  
帶筋七孝子必躬事不屬諸人芻糶色養如是者終其身母羸  
性嚴或少失其意叩顙謝過務取其歡欣身處疏淡奉養極旨  
溫假貸勞勸口不稱難母弗知其貧燕南部使者高其行欲薦  
名于朝辭疾不起不忍違其親貴臣知之俾師鄉校後教授中  
山保定二郡車載母以行徒步推挽見者稱其賢出遊于外獲味  
頗珍必持以遺母已不敢先嘗醉而歸母不悅以噴輒戒不飲  
非尊者賜未嘗染唇母以壽終哀號頓擗治塋與祭必傳于禮  
哭泣三年孝子有兄母沒求分力諍不能得恣其所取不忍與論  
兄寔且老迎以歸養死嫁其孤女待之有恩姊貧無子事之如  
凡而弥敦惠于同姓施及外媼鄉人稱孝子之行父以訓子祖以語



孫曰若葛孝子古篤行與倫元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亂唐明府山采椹以餐忽逢大風西南來勢若萬馬奔家人懼走避匿既而兵至餘皆遇害孝子家獨存人咸謂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嗚呼人孰無母孰無弟昆何獨孝子生有美名既死而不眠嗟哉恒民逐逐生耳死生無可稱死則漸盡何異于萬蚋與蚊孝子之名宜載國史宜勒貞珉光明炳耀有若景星縣彼高旻嗟尔後人勿謂孝子之行不可以臻天衷萬古炯如朝暉

### 周君墓銘

周君諱德驥字仲良其先汴人宋靖康亂諱詢者始遷杭之新城曾祖諱曾國學生授迪功郎祖諱藝父諱誠孫毋汪氏君少喪父能自力學問事母貧無以養去就吏得祿以奉母及母患危疾遂弃歸躬調煮藥物問所苦好而順適之晨夕涕泣叩顙願天夢神語以禳祭之法亟如其言疾果愈念母已耄絕意不復謀仕有薦之者不應惟日以求母豫悅為事

食必俟母舉筋然後食夜俟其就寢然後寢見其色和即喜以告妻子或有憂戚輒懼自外歸倘不見母驚走問故家人曰在臥所趨床下問體安否安則悅否必如疾在身終日不食平居必稱名有問起而對髮斑白未嘗言老及母年八十餘終君哀號頓擗過者不忍聞居喪治塋咸如古禮君有兄亦老病足不良行嫂喪明無子事之如父母元末兵亂奉兄嫂以逃不辭勞勤没皆卜地葬之人服其行稱其為孝弟及年五十八而卒復以節孝私謚之君娶武都章氏其孝儉如君年六十哭君過哀而終生一子昉養君如君事母一女嫁白釗側室龔氏遇盜不屈死生二子一天一死于亂昉既葬君未請曰先子之卒以元至正己亥三月四日吾母亦卒於後十五日初合葬潘村先隴之左今洪武甲寅正月三十日復遷葬于昌西鄉下汪山之原而墓石無辭敢請銘余曰節孝君之行如古人固宜有後昉真其人也烏可以辭銘曰



人咸樂乎生而愧於苟生人咸惡乎死而尚於有名生以孝稱其生不苟死以孝名其死不朽昉以為之子是謂天道而余以銘之告于悠久

敦睦堂記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遂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為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于盜嘗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為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群從兄弟謀以為自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義踈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睦其在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具既備又為井田以照其心為鄉黨州閭以同其俗為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

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姻睦之行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隣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吊疾病患難相調卹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狠虐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隣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隳人自為家鄉自為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為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士之為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為純慤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它日海東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



試記其堂以俟焉

連槐堂銘有序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致况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為入之道固其職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焉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曰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遂遂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為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彝允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然若陽

春然鄉人稱之為孝弟舍旁樹槐一章高尺餘岐為二幹及肩交合為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可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為彝允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為之請銘槐之為音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其後人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歲繁而時茂時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幹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周氏孝友德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覲巨本數圍去地尺岐為雙幹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既副群枝合如織鄉氓里蓋歎以噴炯托奇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爾德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幹別勢莫抑同氣殊分懸千億槐枝能連人可析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倪以出入曉鍾



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  
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眇眇未瞑卽  
輿弃之而效其賞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  
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  
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  
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入休咎固貧甚然  
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  
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  
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電使  
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  
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漉矢汗衾席晷穢不可近疑  
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  
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  
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尔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

死恐為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數囊  
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  
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  
同蒞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  
歸平陽取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  
草中以彌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  
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  
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  
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  
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  
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為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  
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豈可以外貌決人  
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



事以勸焉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為貴乎有徵昔者孔子脩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繫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惜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入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奔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為誣何取其能博我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為尊祖偽則為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銜博或妄為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為觀美其心非不以為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既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畧疎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脩譜者名榮來京師而

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贈鄭院判序

有其術而無所於用值可用之機而人不能任之欲望其以有成者百家之所難也惟醫為甚扁鵲華佗天下固不常有也使有之而值淺易之疾遇難語之上上之不足展吾術次之不能從吾所欲為法宜鍼而責我以砭法宜實而命我以虛乖迂拘執卒之與恒醫無異是豈醫之罪哉勢使然也誠有善任人者惟吾所用而不較期以成效而不泥於私謀人入皆可得而勉矣故疾有死於過愛而生於達理過愛者恐其危而不肯任人達理者知非己之所能為則信人而求其成效其達者乃所以生之而愛乃所以殺之也若福建承宣布政使陳君彥銘其達理者與陳君之妻免身得寒疾羸弱已甚徵太醫院判官鄭君某藥之鄭君請曰愈否在吾幸無



撓我陳君許諾鄭君乃視脉所宜集樂之良而療之或謂藥性與疾戾以語懾陳君君不聽任之不變已而果愈陳君出金帛謝之鄭君辭曰子善任我故爾使子不我任而自用雖欲愈可得耶且金帛非所欲子嘗善太史宋公得其文昇我足矣陳君以其言告余謂陳君之善任人鄭君之不伐其事皆可稱且類古之為治者蕭曹房杜雖為俊傑之士使其時不善任之黎庶何以享隆平之澤而其名聲事業何以垂至于今乎然則二君之事取喻則遠矣序而傳之豈特可為任醫者之勸乎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滄瀾之虞蹕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顛際臨上而俯視絕巖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

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任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願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



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贈承事郎知吳縣事周君墓銘

蘇之吳縣有士曰周君諱文敬字敬之少攻詩書法律食吏  
祿於浙河東西晚為平陽州吏目滿歸元末盜據吳遂居崑  
山年七十四以至正壬寅十一月十五日終有男二人克讓  
備女四人初君之夫人張氏以先十五年戊子八月十八日  
年五十而終君擇地於吳天平山陰之龍池塢將葬之卜於  
玄武神自始擇至啓壙主卜嚴吉其繇曰利爾後人忠孝且  
賢遂葬及君卒之明年克讓將合葬復卜得前繇乃以某月  
某日穿壙葬焉元亡國朝有天下次子備以才薦為和順令  
三遷為通政司經歷得推恩贈君承事郎知吳縣事張氏為  
孺人於是咸謂玄武之繇有徵也備詣余泣告其故且曰先  
君之善甚衆備不能詳其居家妻子未嘗見其過行接士大  
夫有禮字矜寡有恩常教備曰吾惟不思自立以陷於吏堯

老無所成惟脩身治人恒道莫大於儒爾其勗焉以顯爾前  
人否亦足為善士無效吾為也備謹服于心不敢怠至于今  
藉以祿食于朝皆先君之訓而先君已不逮養矣今既被寵  
命爵為鄉邑大夫倘不刻文于墓何以侈國恩而昭先德願  
畀之銘余曰吳縣君生雖不遇于時然善格鬼神而告以吉  
壤德遺于後而享茲寵贈其得於天者不亦厚耶爾後人能  
繼忠孝以承以昭斯可以銘矣君曾祖某祖某考必亨孫男  
曰庠孫女二一適碩某一在室銘曰

挺挺令士世不祿之巍巍佳城神具告之世雖爾遺神不尔  
欺厥胤孔良榮命是推善格于天亶蒼蒼龜有不信者來考  
豐碑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  
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



少唐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忿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  
醮義也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  
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  
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  
遂娶陳女為婦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  
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配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  
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即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  
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  
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具醴醪祭柳氏  
亡人二婦孺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為桂  
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為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  
幸遇天折臨患禍夫不獲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  
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閭閻皆可以勉  
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况婦人哉若  
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於老余讀其  
事未嘗不為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槩言  
乎二婦之所為擬之古賢婦何讓乎余曰門人朱瑾請為列  
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番禺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  
弟俱士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  
千餘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諱甄  
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  
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  
太學為弟子負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枝裔為  
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  
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



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孫子之賢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為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羸燕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為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于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况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執而太史氏悼其忠悲其志尚不恐廢而著之史傳况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温而有文慎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賢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况於恬毅乎其名誠顯于當世而著于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禺之蒙氏也

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為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里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于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為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櫪不培而自長才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



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執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况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為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其與郭之交薦其友為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為足取也及文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為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舉者若覩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恠也

遜畊軒記

番禺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為戶部主事每歎然有不勝任之言題其舍曰遜畊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荆南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躬耕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繫官於此材薄不足以勝祿位勢微不能以施惠澤吾心未嘗不念躬耕時也行將陳於上乞身而歸反乎故廬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曰

署居與氓屢孰安章綬與民服孰華來耜耘耔之業與簿書之政孰勞事人主而友鄉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遜且耕非有激而然耶且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田里共民之業義也今仕乎朝共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有祿位之思則為僭以仕而懷其故土願為齊民庸非過乎天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爾故細民者耕且蠶為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畫均之使勿爭敘教之使知禮義者也使人皆欲為細民則誰為治使皆欲為君子則上安養令樊君以治人之才居乎位宜也而必欲為遜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於農吾豈不知之然國之祿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以優細民耳故祿者出於民所以備我之心力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民夫位高於細民之上而德不稱則為尸位受民之傭而無功以報之則為苟祿吾惟是二者之懼愧交於心而不釋思



其易稱無愧者而為之以為莫農若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之居位而肆虐者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耕使目之見者耕也心之思者耕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放乎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為謳歌以慶夫天下之平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華宋濂聞之嘉其存心之仁自待之薄異乎患失者也記其事以為仕者鑒焉

毛德玄傳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寂至衆驚走秦老不良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為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瘦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廂聚弗憚跣走出山乞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弃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弃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

城隅人取其博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為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緡皆好學絃今由國子生為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兩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為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為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耶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濬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顯者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踰東山方氏君其後也曾大父仲大父賢



父奎母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超出流輩中誦書不求多解  
務見于用持身有威儀不妄譁咲儂薄子過其家躋步傾耳  
不敢出聲喜延攬賢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忻不顧惜貲  
費人有過弗詰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肯舉目視至門  
亦不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无季或薦名于朝授江  
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海上賤儒多倚之求  
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緣躋山水間歌吟忘返庭有  
鉅檜每醉餘盤旋其下晚乃別號檜屏翁一旦得疾正衣冠  
危坐抗手與視疾者訣頃之乃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  
二月十日也娶年氏諱巽事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  
今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五年十一月九日合葬于仙  
華山之原四男子仁義禮本禮本為浮屠本以才薦擢起居  
注遷徽州府通判改知金壇縣事有政譽一女適董宏孫男  
六人組忠良桓金瑰女三人長適韓載二尚幼本為起居注

時與余同朝屢以銘為請未果為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  
金壇重以為言退則自狀群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  
知君善教子也銘曰

維蔓方氏本於方雷事軒與舜曰明曰回叔佐周宣功侔尚父  
紘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紘冰別支繁維歛為宗  
台之方氏始自歛分或昭或淑不大有聞君之先人嘗以武顯  
君隱不仕乃篤為善善積在人彰善者天其將熾然胤子孔賢

### 新兩山房記

諸暨為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偽吳張氏相持未  
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  
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時甚崇薨巨室焚為瓦礫灰燼竹  
樹花石伐斲為樓檜戈砲樵薪之用民懲其害多徙避深山  
大谷間弃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  
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



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備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靖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芻植脩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畫之具咸列于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兩山房願得余文記之一室之廢興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糗糧芻茭之需叫號徵逮者填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于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飫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為之余它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偽也色不可偽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燁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為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為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屬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為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



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為憂者終於困  
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  
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耶耶生之氣美矣能養  
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為之  
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  
以榮生或者曰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  
矣

###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註于吏議繼蒙大有  
預有祿食列于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嘗不惕然惴慄曰以  
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為銘以自勵焉銘曰  
坦途不戒驥或蹶羊腸畏惴駑可越靈臺孔微後萬物物來  
不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自哲曰人敬勝  
怠則吉心不特敬中蕩滯四體不敬形縮瑟不敬而言枝以

休行而不敬遭僨跌矧茲有職紛鞬轡上有嚴臨下群列苟  
或不敬衆尔但鬼神遼哉惚恍語之無聞罔由詰敬以格  
之迅如驛况均為人視聽微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  
愈晰德樹名彰底崇秩

### 白堂銘

古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略於  
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雲雨雪霜露  
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獸魚蟲凡可以  
托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為名名則美矣於身何補哉誠能揭  
仁義道德之要著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慝服之以  
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不猶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  
孚篤志耆古以真白名其堂蓋將矯夫側媚汗濁之弊以治  
其身是謂善為學矣其友芒文纘來徵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騰日月不貞乃蝕其明陰陽不



貞寒暑潛行况伊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殞厥生天以白物  
罔惑地以白庶物育日月以白四海昭燭陰陽以白民用弗  
惑人苟弗白為暗為僻彼何人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  
維許子學孔腴揭貞白銘堂隅豈銘尔堂特銘爾軀匪徒飾  
外宜銘諸心矢弗渝爾心之貞為道之樞爾心之白為德之  
居勿側以歆勿以汙持之永久為聖徒

贈張致中序

銜轡衡策工之所以御馬也馬非此則不足以致遠然苟不  
用其力焉未有能至者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御天下賢才  
之具也有才之士非假爵位固不足以立功然苟恃焉而不  
修其職其能成名者鮮矣余嘗讀漢將相表見四百年間登  
名于簡冊者以千百計而余能熟其名者僅數十人他或無  
事功不見于列傳或不久輒罷不及有所為至于今則寂然  
無聞矣余每為之掩卷竊歎方其人在時皆位乎朝廷之上

與人主相唯諾可否其威權勢力可以禍福一世使一世之人低首  
側足不敢視其前驅當其氣酣意得語其故人賓客亦未嘗  
不自必以為傳世無疑而今雖傳聞多識者且不能知之况  
庸常之人乎此其恃焉而不知脩職之過也及觀卓茂魯恭  
之名皆發於邑令唐之元德秀宋邵子張子之流皆厄於下  
位或布衣終其身而名聲赫赫照宇內雖小子婦人皆習知  
而能道之後世或跡其里居官守所及之地為之立廟奉祀與  
其人尚存不異然後始大悟鄙陋無能者雖爵位不能顯其  
名豪傑之士自立於天下者固不待外物而後著也而世或  
恃之以夸於人則豈不惑哉四明張君致中學甚富義甚偉  
有志於功名思推其所得以澤物其意甚美繇奏差上書闕  
下論事天子才之權為宛平知縣余嘉致中之賢而欲見  
其功名之成也故以所嘗歎者告之使致中勿以位卑自忽而  
益致思焉然余固以德薄位尊為懼者亦可以為戒也



傳幼學字說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說於余余告之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為學者矣有以聽訟為學者矣有以治兵為學者矣有以文章為學者矣有以訓詁為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辨章析句剔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融理放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貴變務奇奮智鼓勇若孫吳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為明以刻為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歛口稅不遺毫厘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三代聖人之所學者大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以贊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為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說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梯枰然藝之易成而獲之不可

以食食必有霍亂泄嘔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四夷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通患然也幼學材敏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人生乎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道者無責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恒人之所不敢為況幼學之名若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益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恠友道壞缺諛佞以為容詐諛以為智遇不若己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



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矣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耳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顧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尔也然猶以為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老尚將內交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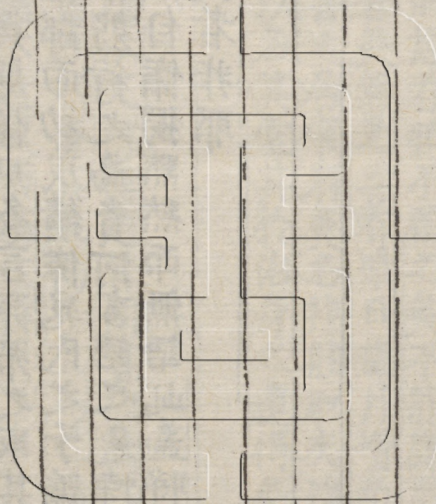
默齋銘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上為之請銘銘曰

昊穹上運玄壚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恒職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設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

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愨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角靡上陳為諛下喻為詭陰謀規利邪說夸已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弃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椎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踰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于市惟躬行之為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學未仕期實踐以自備獨默然而無語此蓋將矯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五

朝京稟卷第五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堦自謂其父文達由睦末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特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篋謀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所旁為四室以供寢處庖福延儒士高平范煥為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為宜堦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



十五家之間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

皇上奮然閔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內之民皆沾沐浴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堯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執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間巷之民皆知尚禮義耻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林氏詩序

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

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為詩其詩皆由祖仁義可以為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狃先王道德之澤札樂之教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盛美耳五澤既衰天下觀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學而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違體調雜出而古詩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惟夫篤志之士不係於世之汙隆俗之衰盛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辭能近於古則君子多之然亦鮮矣至于今又鮮也求之嶺海之陬又鮮也而有林君汝文焉豈不尤可尚乎林君居潮之揭陽學詩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賢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也以形乎詩其詞粹如也林君居乎潮非有人諄諄然告之而能致力於此其所得不既深



乎潮去京師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而余知其名其所為不既至乎夫不資於口耳之淺而成文者文之善者也不資於爵位之顯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序而論之君名仕猷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脩撰臣孔克

表者也初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

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

詔克表及御史中

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温取諸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

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

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為之克表

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

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

裝橈所賜為卷以臣瀛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

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 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

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

為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

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

達者實率諸儒為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

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為諸儒首孔氏可謂

世不乏人矣他日曼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

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

實本諸此也

恭題

御製勅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 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為晉王右



傳且親御翰墨為文勅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頤  
 裝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  
 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迷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  
 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荏助者有  
 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  
 朝且同官 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  
 今廷臣鮮見其比 上嘗以儼臣濂雖臣亦自以為不及  
 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  
 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職為相傳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  
 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  
 之者 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 上也必  
 也輔 王以德義迪 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  
 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

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矣

正心堂銘有序

元臨川監郡芒侯嘗名其燕息之 堂曰正心侯既以此自  
 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國朝長子文縝司教成  
 均思嗣侯德不墜復以堂銘為請三代盛時凡有國有家者  
 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操權衡以制輕重持  
 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能違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  
 先王之道既息居乎位者不知學學者不知所本竊竊焉欲  
 以私智小數勝之而民卒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  
 矣而元為甚芒侯生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為學之道治其身  
 其天性之過人遠矣文縝又能推之以淑諸人非善繼志者  
 孰銘曰

昭哉聖則厥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量天容地  
 深炯若日月孰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月方晦昏亂迷惑靡有



攸留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周物思誠曷從維知克誠維  
誠克正正以持身罔敢違令內以為家外以臨民明盡禮樂  
幽通鬼神世降道離人鮮由學徇其私心狙伺狼攫偉茲芒  
戾監于大邦揭聖明訓寘諸崇堂崇常嚴嚴遵几具有邦人  
君子陳說古道孰詭孰端曷從曷違折以片言灼如著龜豈  
徒其名又能允爾既政以施亦身以教侃侃嗣子先人是程  
緝其休聲曾為難能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謨炳然奚古奚  
今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諶九世孫也  
今諶從高宗渡江南居越諸暨遂為諸暨人父孟德有文學  
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  
義年十八求宜壻者得祠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既而  
舅及兄公奴氏亦相繼死凡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養

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善宗祚宗政  
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  
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尔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天  
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夫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鬢  
既號泣泣間含食哺諸兒不暫出戶限明年國朝克諸暨與  
偽吳分邑拒戰兩兵交焚掠家貲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  
宗從一媵出走匿惟持田藉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踣削  
木膚采藜藿以食或問其艱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奚為  
自若耶節婦怒不與言剪鬢髮示之益自裁戢厲色峻辭使  
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至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辦  
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于朝節婦曰宜然  
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感泣曰治麻縷為布  
帛以繼之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于室坐諸子兩旁而  
口授之或怠睡首俯輒咤不少恕諸子皆凜然畏憚如嚴



君觀其色變卽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交善士相過則喜為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沒惟顯宗存為之昏娶先於己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柩入為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為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竹塢幽居詩序

天台裴君曰英其先故宦族好學多材能嘗挾其所長游浙水東西士大夫爭慕與交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至它所必擇有竹家以舍扁其室曰竹塢幽居留杭者甚久杭守聞其

名薦于京師京師為天下大都會屢居櫛比求尺寸曠土不可得逆旅家僅可俯仰無從得竹然裴君揭其故名不廢且求能言者咏歌之或疑裴君以為實與名常不相違今在京師非有園林之勝安在其有竹乎裴君曰不然有竹之竹不若無竹之竹之美也有竹之竹適在耳目無竹之竹適在手心心之所得非若耳目之淺而易忘也吾方有竹時笙乎竹簫乎竹竽乎竹箏乎竹所見所聞日陳吾前者皆竹也然吾未嘗知竹之為美也今棄之而居乎此雖不接乎耳目而心恒存焉思竹之聲以為有虞韶之遺音思竹之挺拔特立以為有壯夫偉士之節思竹之歷寒暑而不變以為類乎有道者其虛中不窒似仁其直遂似義其周於用似才其高自騫舉不屈儕類下似智取而比德焉無不美者然後知竹之不可得也吾心日存乎竹雖謂之有竹何過乎且古之聖賢後世慕之如神龍威鳳者以其不可見耳聖賢道德雖高使人



得接而伸之其不見慢於恒人者鮮矣其與吾好竹之說何異乎余謂裴君蓋善於用物者非世俗玩物者比也記其言于詠歌之首使覽者知其入焉

靜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後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為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霸孔明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群盜之手徒以大義震撼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疆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尔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微權小智雖假尊周為名其意則富強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于戈鞍馬間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為先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真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

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為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撓之則晝夜乖錯况方寸之心乎古聖賢之成勲業著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由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窮萬事矣苟雜然汨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為其不至於謬亂者鮮矣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為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霸術之徒固不能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為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尔沉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



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  
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為空言於是孔孟之道  
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唐羅宗禮  
名其弦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  
明之為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尊有天  
下不敢不事天德為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我有實天  
與親畀之也夫吾之身既有所本則凡吾所為者豈我之能  
為其實天與親之所命而我行之耳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  
古之少思者雖如申韓商鄧著書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  
敢遺其親況於佛氏以慈仁為教者乎故弃其親者非佛氏  
之意愚者失之耳是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至而  
昔之賢者若陳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屠

者亦未有不孝其親者也 今上初立極猶恐愚者未察  
詔浮屠各拜其親定著為律於是習俗為之復美天台迪中  
允師浮屠之秀者違親而從師于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師  
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其所欲行  
之意迪中通內典攻書而能詩其於事親固無庸告之然四  
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違其親者乎聞迪中之風而慕效者必  
名浮屠也

徐夫人墓銘

婦德以柔順為美然以之處常可也苟無堅凝之質事變臨  
之其能自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柔順斯足以為  
賢婦備一則有遺忘縱佚之失焉若徐夫人者其備婦德者  
乎夫人姓余氏衢之開化人年二十適邑士徐君安越十三  
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為主賞產頗傾蝕夫人日  
奉羞膳升堂問體安否退則率媵妾治絲綉麻泉歲時機杼



之聲聞于鄰里衣服諸子務臻華好青衿祿少長疑

人不知其為孤年七八歲委之於學慈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諸子咸為善士而家迄以成舅姑相繼壽終治喪葬以禮鄉人暴強者皆畏其能莫敢凌犯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為則年七十有八以洪武九年九月七日卒于家二十三日葬于清源里西村之原三男曰祿可詵一女適某孫男五人玄生林幾桂生以國子生擢給事申來請銘銘曰

柔順為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執偏或墮弱與強二者維全保無爽猗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尊章內外屹然禮義防躬親織絰靡怠荒家政浸備貲大穰男治書詩女衣裳壽弥德備名譽彰孝孫列銘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莆田黃府君墓銘

莆田黃處士有良婿曰陳熙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行千餘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孝庶弟出後從

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患弟貧割以私田之半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乞以直而歸之不能為生者加衣食焉以貲多為閭里之正里中民買鹽于官及料絲不能庚者出私財代輸有受誣者諍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縣次民貲力多寡定征歛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稱平爭訟者來質是并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退藝田家歸粟入以小量遇凶歲則減費以大量糶之初郡南有僻壤盜常狙伺以剽行旅處士構廬棲僧夜則然燈達曙盜散去復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百餘野無暴骨元末兵亂縣命處士帥兵扼險晝捕賊策陳于上民藉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物恕以和其生也鄉人教其子俾取為法及其沒識之者無不弔弔者哭必哀至今言善人者稱焉熙又曰處士之善蓋多其粗如此其使人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得而言也然其大者既不可言倘可言者又不得托文以傳焉則何以使



為善者慕敢請余曰處士之行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  
以傳耶雖然不可辭也處士諱已字景陽自唐屯田員外郎  
潛之子勗不仕王審知始自光從莆在宋稱書詩之族高祖  
審再以進士舉于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名曾祖文  
子以五經為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繼母鄭  
氏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娶李氏生子男  
四人興祖振祖光祖麒祖女三人長壻即熙其二適吳某王  
某孫男五人隆庸洪某某處士初為長女求壻富人爭欲問  
名不聽聞熙儒士許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  
卒妻熙熙今為連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  
其女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五  
年殯鳩山下廿七年十月十二日權窆山之西今洪武十一  
年十二月廿八日始克葬于白砂之原銘曰  
人不患財之弗贏而患善無可稱善集于身雖賤為恒氓歷

千載而有聲身為鄙夫雖位居九卿溘既死而誰名維處士  
君足不出州里而化者衆身服平韋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  
而如生

上海夏君新壙銘

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公卿廷議以為吏它郡人與民  
情不孚又多蔽於黠胥宿豪民受其病固無恠莫若立巨室  
之見信於民者為長使主細民土田之稅而轉輸于官於是  
以巨室為糧長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復生  
以法繩之卒莫能禁是時惟蘇之沈氏以奉法稱

天子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名聞四方而上海  
有夏君者尤畏謹好禮絲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恤細  
民銖兩無所妄取民咸悅而德之聯事者皆以為則其所為  
蓋無愧沈氏而名未若沈氏之顯者聞于上則勢隆而易彰  
鬱於下則雖善而莫著此余曰夏氏之請而欲揚之者也君



諱宗顯字叔明自其曾祖參祖駟父祥皆居華亭君年十五  
六喪母以達禮聞服終請于父出從傳朱學數年學有名遊  
上海樂其土俗遂之長人鄉置田宅從家以居既而家日殷  
富益敦行義兄及孀姊老而窶歲時奉粟帛養之葬其喪而  
卹其子撫異母弟有恩事外舅姑盡子婿禮聘名士為師故  
人子就學者飲食之曰則冠帶坐堂上子孫盛服入揖立兩  
序俯首聽教命君各授以事會食遣去至夕取古今事可為  
法戒者辨析講說勉以為善子孫恭謹愿慙不敢嬉遨譁縱  
凶歲鄰里皆從君乞粟帛藥餌嫁娶喪災者取資焉故巨室  
之以長厚稱者必曰夏氏見君者慕其善與君遊者服其才  
聞君卒者莫不痛惜之初君年未四十即穿壙為冢於舍  
西北若干步及年六十有六而卒遂葬焉君之卒以洪武十  
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以二月九日娶王氏二男曰應炎應  
霖三女長適趙志學次適趙以仁一在室孫男三人程虎麟

女三人曾孫男一曰絲絲銘曰

周法既壞經界墮群氓相啖鼠與狸吏庸俗澆邈不知赤子  
顛踣吁可悲聖神造謨立治規俾大育小勢相維孰囂戾法  
肆攘欺利猶在吻身已離惟吳夏君懲衆非畏慎奉上仁以  
綏凶歲設廩賑困飢帛寒藥疾棺載尸居家孝友此其推子  
姓愿謹習禮儀鄉閭愛戴莫敢違為富好仁曷能追天錫尔  
胤當蕃滋嗟哉巨室宜相師欽考令德徵銘詩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封  
于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宛州刺史詡尤有名  
詡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樞仕晉  
為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樞裔孫勛避  
地婺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  
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稟宋紹定中入粟



東坡志林卷五  
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相少  
儻負氣嘗事仁宗于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為襄陽路穀  
城縣尉以卒府君生于燕都兒時嶷嶷嶄嶄不妄狎啖八齡  
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苟顧其師奇之使察諸生怠  
肆者諸生畏憚歛戢莫敢譁年十六侍穀城之官杜門絕賓  
客不交晝夜攻學毋夫人閱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俟毋寢以  
衣衾蔽牖而誦夜參半乃已穀城涖官剛嚴府君曰事進諫  
多所匡補出遇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其為尉子也既冠  
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為學者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  
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起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  
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脩  
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  
親睦之道屬之近者朔望必會貧者歲周以兩月之粟脩建  
昌所創義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

酒會長老俊人行鄉飲禮府君為之講說嘉謨偉行使聽之  
曰為父兄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寡者貸以粟不  
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宋貴臣族民藝其田者  
既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子以  
養野人奈何厲之遂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不虛口  
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為輒出入意表初延祐  
中惡少結羅卒誣平民為偽鈔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以  
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君怒走白大府逮惡少寘于法害遂  
絕由是宿豪文吏揺手相戒不敢過其門府君益刻苦為條  
法使後嗣可守室廬械器皆預為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  
其才而惜其不獲施于世也府君饒於貲產脫去華靡習聚  
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箋惑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  
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懲士  
習淪於夷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



神情夷朗如逸民高士及即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仁入義  
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于家  
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乘驄鄉御史里馬  
塢之原娶葛氏宋叅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  
同興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實李觀及東陽儒學教諭李  
思文其一蚤卒孫男十人昭暉旭暉昇昱昂景吳孫女二  
人適許益亨鄭格魯孫男五人鈞鑿鎔鎮某女三人允升嘗  
從黃文獻公潛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  
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  
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于家多其言語儀貌儼然成德  
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柏之丸丸或朽于山堂之巖巖或病于顛天產其良不需其  
完人愠以咨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瀾不諧一時十載  
之傳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大道禪師作之大道諱善  
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菴吉公尋升天目山問道於普  
應國師已而來歸閱天龍之廢且久也慨然有興復之志時  
瓦礫荆棘散漫左右幾無所容足而大道橐無錙銖獨操一  
鉢日走市中得食舁歸以食衆上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  
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來者皆  
仰以食於是復以其餘作斯樓在丞周君伯琦以叢桂扁之  
旣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  
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同菴禪師述其故屬余以記斯樓樓  
乃大道憇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  
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  
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集衆謀役羣力而為  
之猶且磨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



纍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為己用成宏偉勝大之功若易易焉者雖曰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聽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為者況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於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為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淨圓如皆彬彬雅飭有志於禪觀者今居斯樓去

王指揮像贊

真人龍興山川降精杖劍來從莫非豪英雄維時王公實將家子帛乳鷹揚萬夫披靡成功錫爵遂鎮一方弛其武威佩玉冠裳何以觀之有燁其像益懋厥勛配古良將

蘇都事伯夔像贊子由後平仲父

才足以行志智足以成事也苟盡施於時必有大過於人而

得位以行者僅出其一二也年齒之高林泉之趣皆公之所宜有固天報善人之所致也惟有子之甚賢以文鳴于治世足以繼絕學于前人揚休聞于不墜也此吾嘗私為之善誦長公之言擬公於臯氏之君成而知其無愧也

景文諫疏序

吾發奮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為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于國史者甚眾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為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為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



為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于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  
在理宗時為武學生景定甲子秋日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  
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余其事與廷佐相  
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  
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  
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  
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于不朽是  
豈智力所及執當似道擅權時威譏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  
言之不至於殺身者寥寥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為士者  
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  
風者雖野人稚子皆嗟慕以為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  
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為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  
可補史氏之闕為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  
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縵寧旰晷兩縣令以終

贈浩然子叙引

交神明有道乎曰有元妄而已矣然則所謂元妄者何也曰  
其中有物非思慮膝葛之可推奪也非聲利沉酣之可變易  
也至虛而神與道合真放之無垠收之則存歷代以來恒有  
其人也今之近於此者其唯吾浩然子乎浩然子與余同姓其  
名為宗真遂以其稱浩然者為之字學道於京城報恩光孝  
觀得靈寶法而能知鬼神之情狀嗣天師知其賢號為體玄  
妙道純素法師提點觀事會朝天宮虛席中書以為言上  
召見奉天殿命太官賜饌俾之住持時洪武五年秋七月也又明  
年正月七日儀曹奉常同傳旨諭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  
百神當令宗真帥其徒十人前期煇芳香潔豆籩以俟臨事  
之日仍令宗真被法服與祭浩然子拜命惟謹蓋以其精潔  
而於敬恭明神為宜浩然子由是簡在上心屢蒙召對  
且賜白玉真仙像二十餘軀以鎮山中龍光赫奕光動林



谷采真之士無不歆豔之余嘗見浩然子於冶城山風度凝  
簡執謙而有容澹然無所累其心所謂其中有物不為思慮  
聲利之所惑者誠近之此所以遭逢盛際而春遇有加焉  
然而忠君尊上臣子之職也浩然子益宜振拔精明傾竭誠  
懇以頌禱國祚於無疆非特敬恭明神而已誠如是雖身  
居方外而乃心王室彼法服以與朝紳之列非僥倖也實  
宜也浩然子其尚勗之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金華宋某序

桑仁卿傳

桑惠字仁卿婺之武義人其先居嚴水桑溪南渡後有景昭  
者始遷婺歷四世皆不墜書詩仁卿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  
與人浮沉介然自守遇人則翼然恭未嘗往叩富兒門唯日  
夕訓諸子弟雞初號輒呼起懸燈誦書食時使從師或值雨  
淖親持蓋候之還人笑其愚勸曰子貧若是既將生塵矣何  
不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固佳其効乃如捕風

耳仁卿咲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餓而死不  
能從也乃召其子以時謂曰此妄人耳其慎毋聽吾之貧由  
天於讀書何預哉策勵比前為尤急及見以時明經能文辭  
鄉校迎為學者師仁卿撫几自嘆曰吾將有以見祖宗地下  
矣仁卿無所於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給仁卿  
至家使重書之或履其附曰慎勿言翁券失矣仁卿歎曰吾  
實得錢言猶在耳而因失券負之為計固得如內媿何一里  
諱然稱曰桑仁卿其誠懇人哉未幾卒貧不能斂手足鄉人  
惜其賢哀錢以葬仁卿娶同縣人項寄瑗其賢絕仁卿固安  
貧終日樵蘇不費項無纖介見於容色澹然能相歡凍餒日  
不自免聞有佳書必撥所織布帛質之使讀自時厥後以時  
以賢良徵主袁分宜之簿州里携酒將來賀曰仁卿夫婦不  
負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自負官斯為榮耳  
以時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遺失再轉為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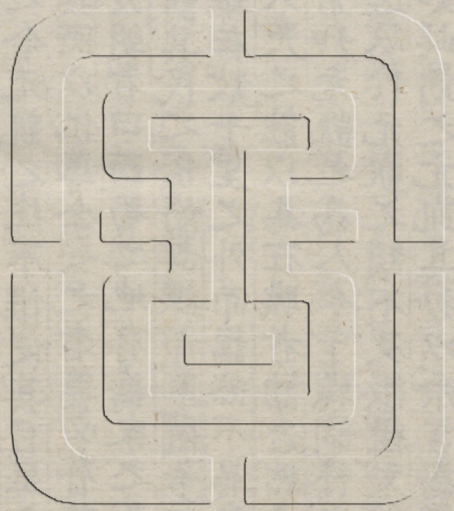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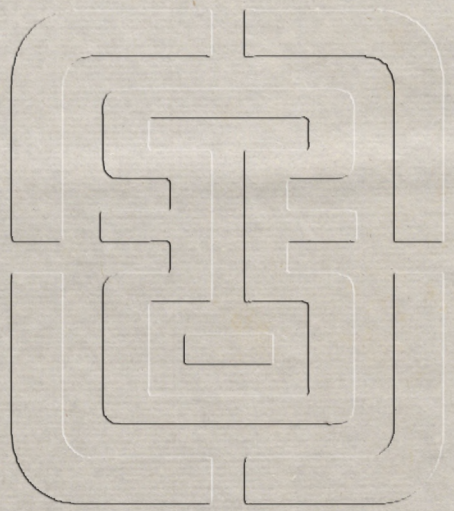
州判官遣候人迎養將及門而卒今以三轉為夔州府通判  
陞至某郎益用政事聞于時論者謂父母之善教云贊曰子  
弟不患無俊良非父母竭力教之終不能有成也有如仁卿  
忍貧教子至樵蘇不費一不變其志潛如也卒能奮發有耀  
于前人則吾所謂父母不力教子子未必有成誰不謂然因  
作小傳以為世勸焉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邈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  
其人民蘇息其彫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  
省部者為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  
君元凱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為贈兩川入我  
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  
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為元凱久以文墨議論贊  
佐春官儀文禮法諳集有素其為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脩

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為武城也以禮樂為  
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為縣者率  
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  
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  
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  
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  
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辯讓而取鬪爭以故絃歌比屋而  
圉圉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謠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  
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為在職者勸若然必元凱之所治也  
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為人今守職詞林秉筆史館晨入夜  
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為贈而姑道其  
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為簡也是為序洪武  
六年九月既望金華宋某序





朝  
原  
雲

第  
二  
頁  
卷  
五

十  
七



